

老物件



姥爷的石头镜

成石文图

我家的老物件里，有个山西平遥推漆的小箱子，是母亲的百宝箱。箱子里藏着不少旧物，每个都带着时光的包浆，其中分量最重的，是姥爷留下的那副石头镜——他唯一的遗物。

石头镜是水晶做的，常见的有白色和茶色，姥爷这副是通透的白水晶。母亲在世时，总爱把它取出来，用细布一遍遍擦拭，然后对着镜片静静端详。母亲说：“石头镜里有你姥爷的身影。”

姥爷是平遥东侯壁村人。那村子建在城东南一处黄土高坡上，这个古村落满是黄土气息。家里有十几亩坡地、一处四合院，门楣上“凝瑞”的砖雕被雨水冲刷得发亮，在村里也算殷实人家。姥爷和姥姥养了两儿四女，母亲是三女儿。姥爷不光会侍弄地里的庄稼，还善于经商，在平遥、祁县一带做小买卖，杂货、烟酒都卖过。

平遥这地方，自古地少人多，不少人被逼着外出经商，反倒闯出了晋商的名头。明末清初，一批平遥商人从大同闯进蒙古草原，用内地

的颜料、干果、药材、丝绸、布匹、茶叶、瓷器等商品交换牧民的牲畜和皮毛，成了晋商里的一支劲旅，后来叫平遥商帮。清道光三年（1823），古城里还开出了全国第一家票号“日升昌”，那可是当年的金融传奇。

姥爷没去走西口，就在近处摆小摊。攒了几年钱，1932年看准了平遥城的商机，盘下间铺子专卖烟酒，生意火得很，城里的商人都爱来这儿打酒买烟。有天见隔壁王老板穿长袍、戴礼帽，鼻梁上架着副石头镜，一派斯文绅士模样，姥爷也买了一副，整日戴着，像模像样地做着他的平遥绅士梦。

可这梦没做几年，抗日战争就全面爆发了。日寇占了平遥城，姥爷和城里的商人备受欺凌。一天，几个日本兵来店里打酒，一分钱不给。姥爷急了，上前理论，被日本兵劈头盖脸打了几个耳光，戴在鼻梁上的石头镜也被打落在地，幸好没摔破。日寇抢了店里的烟酒，扬长而去。

生意是做不成了。第二天，姥爷关了店，回了东侯壁村。姥爷回村后气火攻心，半年后就去世了。姥爷走的时候，眼巴巴地瞅着他的石头镜不能言语。大舅以为他要戴石头镜上路，就给他戴上。姥爷却摇摇头。母亲泣声说道：“爸爸是要我们继承他的遗志，继续在平遥城里开店。”说罢，轻轻摘下姥爷的石头镜。姥爷一闭眼逝去了。

后来，平遥解放了。母亲把那副石头镜揣在怀里，重新走进平遥城，在姥爷当年开店的那条街上，又开了一家铺子。镜片被擦得锃亮，照得出母亲的笑脸，也照得出姥爷没说完的心愿。



荷美（国画）王彦平作

一帘情深

郝妙海

老年公寓九层的走廊里，20户人家多挂塑料门帘，唯独任中义家悬着老式竹帘。每每看到这挂竹门帘，我便会忆起很多往事。

老家在晋阳湖北畔，旧时民房是朝里开的木板门。天寒时，条件好的装风门，差些的挂布帘；天热了，便换竹帘——既通风凉快，又能防蚊蝇。那时村边常年积水，夏秋若无竹帘，满屋蚊蝇能让人坐卧难安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农家日子紧巴，竹帘都得格外珍惜。为防频繁掀动磨断边篾，有人特意包上布边。可棉线经不住日晒雨淋，一两年就会断线。农家人便翻出两枚铜钱，系在新棉线两端，两人一里一外，从断线处稍上位置对穿竹篾，逐条缠绕打结，总能再多撑些时日。等线绳全老化了，来年夏天便拆开翻新。

虽有专业匠人进村打竹帘，农户们多半自己动手。打竹帘得用“打帘子蛋蛋”——缠绕线绳的重物，吊在支架两侧，靠重量让线绳勒紧，竹帘才能平整。邻村冶峪是烧黑瓷的，村里沾亲带故的人家，能找来烧缸瓮时垫的瓷疙瘩，两头大中间细，重量正好，是打竹帘的上佳之选。要翻新竹帘的人家，提前买好棉线，四五股并成三倍帘长，分缠在两个蛋蛋上，没蛋蛋的向邻居借。打竹帘只需条长凳，屋里屋外都行，多趁工余时间做，一张帘子打十天半月是常事。讲究的人家或巧媳妇，还会用彩线搭配、变换结线方向，织出斜方块、双喜字，虽费工夫，却格外好看。

小时候，一听家里要打竹帘就高兴。这活计孩子也能搭手，不累还有趣。而且换下的旧竹棍可以玩“挑眉毛”的游戏。旧篾没了韧性，指甲一卡就断，折成三寸长的小棍。孩子们凑到一起，把竹棍合在一起。然后，用“手心手背”或“石头剪刀布”的办法决出顺序。第一个玩的孩子，用一只手将全部竹棍擎住，并将手抬到离地面约一尺高处，竹棍保持竖直，然后松手，竹棍就一齐落地。这个游戏的规则是：凡落地后单独散开的竹棍，便归这个孩子所有。而且允许这个孩子取一根竹棍，将那些叠压交叉的竹棍一一挑开。只要不触动其他竹棍，则挑开的这根竹棍也归这个孩子所有。这也许就是将此游戏叫作“挑眉毛”的缘故吧！而只要挑的过程中触动了另一根竹棍，则改由下一个孩子来玩。这个游戏，比拼的是眼力和细心，颇具趣味，十分受孩子们喜爱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市场上有了机织的竹帘出售。再后来，纸帘、塑料帘越来越时兴，传统的竹帘已很少见了。更让人欣喜的是，晋阳湖公园建成后，城中村周边的环境也大变样。如今，门帘多是分隔空间，与防蚊蝇关系不大了。

任家门前的竹帘仍在轻轻晃动，像在絮叨那些浸在烟火里的旧时光。



闲情时刻

球兰花又开了

陈士琴 文/图

朵清新淡雅的花执拗地盛放着。粉色花团自顾自舒展，像不屑与谁争艳，只安心做自己。这股韧劲儿，倒有几分做人的道理。前几日清晨，还意外发现一朵花下悬着晶莹的花蜜，像露珠一般颤巍巍垂悬了好几天，格外神奇。

照片里是这波最后一朵花的模样。艳丽的粉色虽淡了些，鲜活劲儿却没减，依旧透着光彩。往后几日仍时时关注，看着枯萎的花团渐渐分离，小小的生命又坚持了五天。直到昨天，一个个悄然落满窗台，才静静谢去。细算下来，酷热盛夏里，球兰花期能有这么长，真是难得了。

窗台空荡荡的，倒叫人心多了份笃定的盼头。那些曾着花的花梗仍静静立在枝丫间，像一个个沉默的约定。晨露会打湿它们，阳光会吻过它们，说不定哪天清晨，就又能瞅见米粒大的嫩芽怯生生冒出来，一步步攒着劲儿，再织出一团团粉艳的星子。

草木的轮回从不含糊，你对它上心几分，它便回馈你几分惊喜。就像这日子，带着点耐心等一等，总有些温柔的念想，在不经意间，又会抽出新的枝芽来。

前几天，我家第三波球兰又绽放了。这从多年生攀爬草本植物来家里落户数年，今年是第二年开花。

每日清晨，总忍不住留意花色鲜艳、形状奇特的球兰花的生长。从饱满的花苞慢慢舒展成五角星簇拥的花团，暗调的花瓣晕染出绚丽的粉色，每一点微小的变化都藏着欣喜。我悄悄盼着，或许还有更多惊喜。

好几个夜晚，我刚躺下就闻到一阵似兰的清香。连忙推醒老伴问他闻没闻到，又起身拉开窗帘，借着夜色微光细瞅枝条上是否添了新骨朵。第二天一早，赶紧清理枝叶间密密麻麻的老叶，窗户从早到晚敞着，就想让通风更畅些，光照更足些。

终究，这波只开了三朵。在暑热里，这三